潛溪集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潛溪集
卷二

► 卷三

太白丈人傳

文中子學既成，慨然有濟蒼生之心。欲尊王道，推霸略，稽今驗古，建太平十二策，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，見隋君。道經太白山，息於灌木之陰。

有丈人自東來，緇袍無表，顏色腫噲，肩負束芻，去文中子靳十步，弛擔箕踞而坐。兩手搔爬，眼視雲漢，若四傍無一人者。搔已，舀指文中子謂收曰：「彼鳳頸龜背，鬚垂至腰者為誰？」收對曰：「河汾王夫子也。」曰：「其王通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夫子憂世未治，以策西見隋君耳。」丈人大笑不止。文中子異之，乃摳衣趨前，揖而問曰：「丈人何哂通也，豈通未聞先王之道，不足以咸和萬民乎？」丈人曰：「不然也。」「豈八埏之大，利害如牛毛，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？」丈人曰：「不然也。」「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，而下民不當見大道之行乎？」丈人曰：「不然也。」曰：「三者既非，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？」丈人曰：「嘻，何子愚之甚也！夫具人之體，服人之服，食人之粟，脫使稍有知，孰不欲堯舜君民哉？是有道焉，不可苟而就也。」文中子曰：「其道何如？」

丈人曰：「道有三：其上焉者，燮和乾坤，經緯星辰，樞機四時，官轄五行。執天之德，以牖帝明，以達帝聰。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，非人君北面而事之，不復輕出。出則必為帝者師，若堯之君疇，舜之務成昭，禹之西王國是已。其次焉者，以六合為一家，以四海為翰蕃，以五嶽為封鎮，以元後為父母，以臣鄰為伯仲，以蒸庶為赤子。煦以深仁，

財以正義，防以峻禮，陶以至樂，威以嚴刑，式以庶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然亦不輕於自試，必待王者致敬盡誠，而後起而佐之。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，若湯之伊尹，周之太公望是已。其下焉者，仿佯局束，呢訾栗斯，不遠千里，銜己求媚。君門如天，無路可陟，俯伏闕下，魄遁神疲，閽隸見訶，不敢出氣。此不自重惜，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為，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。今子之西來也，欲為君疇、務成昭、西王國乎？欲學伊尹、太公望乎？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？子須橐具在，寧不知所自處也？且子獨不聞之：三家之市，有處子焉，必待行媒，始相知名。又必待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，而後始成昏。不然，是奔也，雖國人皆知賤之矣。子今負策而干進，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。況隋君天性沈猜，不悅詩書，廢棄學校，殺戮元勳，溺寵廢嫡，惟婦言是用，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。蕭牆之禍，起在旦夕，子尚欲行王道乎？言暴虐於湯武之世，必見誅；談仁義於桀紂之朝，必見黜。何也？時不同也。子如解吾言，即請東轅，毋西向。不然，子其行哉。」

文中子曰：「丈人之論至矣，通何敢不敬承明訓。然竊有疑焉，願丈人卒教之也：昔孔子大聖也，車轍環於諸國，棲棲遑遑，如喪家之狗。至再逐於魯，削跡於衛，窮於齊，圍於陳蔡，而卒不悔者，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。今丈人教通以不仕，然則孔子不足法歟？」

丈人曰：「是何言與！是何言與！在孔子，則無可無不可。下孔子一等，則可其所可，不可其所不可。子自視其孔子耶？抑下孔子一等者耶？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，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。予聞子嘗受《書》於李育，學《詩》於夏典，問《禮》於關子明，正《樂》於Ａ１汲，考《易》於王仲華，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，予竊為子不取也。夫不察時而冒進，謂之瞽。施之不當其可，謂之愚。不度德量力而強行，謂之固。枉己從人，謂之賊。淪溺儃回而弗止，謂之淹。瞽則不達，愚則不周，固則不變，賊則不正，淹則不振。是五垢者，子皆躬蹈之，宜乎有疑於予。予去子矣，予去子矣！」丈人言畢，負芻而行。

文中子面如死灰，遠望丈人南行，不見其背，目猶不暫舍。薛收進曰：「夫子何慕之深耶？收聞不合先王，不順禮義，謂之奸。言雖辯，君子不聽。彼丈人不過奸言而辯者爾，初未聞先王之道。夫子衝冒風露，跋涉而至此，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？」文中子遂行。至隋，隋君御太極殿，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。隋君下公卿議，公卿多不悅。文中子退而歎曰：「丈人其至人哉！」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，著《續經》數萬言。

君子曰：甚哉，出處之難也！以河汾之賢，操經綸之具，施之天下，何不可者！而丈人方詆其自售，齗齗不恕，況其下者乎？甚哉，出處之難也。

白牛生傳

白牛生者，金華潛溪人，宋姓，濂名。嘗騎白牛往來溪上，故人以白牛生目之。生軀幹短小，細目而疏髯，性多勤。他無所嗜，惟攻學不怠。存諸心、著諸書《六經》，與人言亦《六經》。或厭其繁。生曰：「吾舍此不學也。《六經》其曜靈乎，一日無之，則冥冥夜行矣。」生學在治心，道在五倫，自以為至易至簡。或笑其迂。生曰：「我其迂哉？我若迂，孟子則迂之首矣。」生好著文，或以文人稱之，則又艴然怒曰：「吾文人乎哉？天地之理，欲窮之而未盡也。聖賢之道，欲凝之而未成也。吾文人乎哉？」或求學文，生曰：「其孝弟乎？文則吾不知也。」生不肯干祿，或欲挽之使出。生曰：「祿可干耶？仕當為道謀，不為身謀。干之私也。」生安於義命，未嘗妄有所為，或疑其拙。生曰：「我契以天，不合以人，是乃巧之大者，拙乎哉？」生慕孔、顏之樂，如聆鈞天之樂，如獲蹄之金，言及之，手足舞蹈不已。或以為狂。生曰：「吾能知之，恨未能允蹈之，奚其狂？」生幼多疾，常行服氣法。或誚其欲久生。生曰：「盜蹠甚夭，顏子甚壽，子知之乎？」或人不答。生曰：「竊陰陽之和，以私一己，服氣矣。運量元化，節宣四時，服氣乎？」生雖貧，喜色常溢眉宇間。或詰之。生曰：「吾內足樂也。內既足樂，無人非，無鬼責，得亦樂，失亦樂，我何憂哉？」生御惡衣粗饌安之。或慮其詐。生曰：「錦衣與卉服雖異，暖則一。糟核與淳熬固殊，飽則均。何詐為？」生不貴貴人，不貧貧人。或尤其無別。生曰：「貴自貴爾，於我何加焉？賤自賤爾，於我何損焉？」生遇物以誠，三尺之童，莫之敢欺。或譏其同。生曰：「我道蓋如是，同不同弗知也。」生不享外神，唯事其先甚謹。或謂其報本耶。生曰：「非惟報本也，以氣感氣，吾先以之，外人何預哉？」生多讀台衡、賢首、慈恩諸家書。或謗其偏。生曰：「我雖口之，未嘗心之也，何其偏？」生當情意調適，輒懸特磬於虡，親擊以鐵簳，瞑目側耳而聽，自以為達製樂之原。或笑之，生曰：「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，五音繁會則末矣。」生好著屐登山，遇境勝處，注目視弗釋。或惡其癖。生曰：「吾於巒容川色，見三代之精華，不忍舍也。」

生年四十有六，髮無白者，日坐一室中，或澄思終日，或執筆立言，動以賢聖自期。其中之所存者，人固莫能識也。適有畫史，貌生之騎白牛者。生大笑，以為得其真。故自疏其事如左，曰《白牛生傳》云。讚曰：

生，妄人也哉。言其文，弗能成章。言其道，則又邈乎未之見也。猶自語諸心曰：我學古人，我學古人，不亦悖且戾乎！

朱環傳（子元女壽）

朱環，字君玉，婺之義烏人。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。赤子時，無兒啼聲，仲父桂奇之，養為子。桂後生璧及宗周，因外環。環益孝謹，凡勞事皆服行，不知有寒暑。時境內多盜，白晝出道上劫人財。桂有金數百兩，與璧謀瘞窖中。璧夜發去，反誣環所為。桂怒，褫環襦棨，立之大雪中，一日夜不使去。環恂恂謝過，無一言辨其冤。桂猶日虐環，五六年間，瀕死者數四。恒順受之，不怨。桂死，遇璧益厚。璧子慶多暴，或遂嫁以殺人罪。環憂不能食，竭私財救之，慶獲免。環善讀書，寶祐間嘗舉進士，年八十六終於家，子元，女壽。

元，字子初，性警敏絕人。至元末，有盜數千起縉雲，過永康，置寨峽源山。山抵元家甚邇，盜將劫元父環，及環兄遇魁為謀帥。元聞，遽歸告二翁速避寇。不聽。復涕泣諫。翁罵曰：「豎子不解事，江南內附久，誰敢叛耶？設有寇，不過鼠竊狗偷，何足病？」元自度賊若縛翁去，則是翁從賊反，官坐以法，雖有百喙莫能白。為今之計者，孰若殺賊自明。乃與役夫傅參謀，執刃伏垣下。或止之曰：「賊勢張甚，汝不畏作菹醢耶？」元曰：「吾知有親爾，若得白親以無罪，雖萬死不恨。」會賊偵騎至，竟斫殺二人，梟首市中。以血手入示翁，負之北逃。賊平，翁竟無罪。

壽，生有淑姿。年既長，歸金華戚象祖。台寇楊鎮龍反，西攻婺州。宗王甕吉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，械至州城，將鞫其反狀。壽父環，有亡奴在械中。奴嘗怨環撾傷，欲連環出貲助鎮龍。時史怒寇甚，凡獄辭所引，必盡殺乃止。環子元疾病不能起，乃視壽泣。壽曰：昔緹縈能救父命，我獨非人耶？乃走告法曹掾馮耿賢曰：「妾父無罪，亡奴欲誣以不道。倘事不得直，一家枉作泉下鬼。聞君素長者，獨不能相活乎？」言訖，淚如雨。馮怒曰：「此事豈汝女子所知？」壽哀祈益切，馮為惻然良久，揮壽去曰：「爾但歸，吾知所處矣。」明日，使吏椎碎奴口，不果誣。讚曰：

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，為後母譖而見逐。履霜中野，作《履霜操》，其辭多怨傷。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。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，何假於辭哉？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，環裸身立大雪中，則又非若履霜比也。乃能順受之而無怨，不賢而能之乎？古之所謂純孝者，環蓋近之矣。元為親故，拔劍斫賊，而不知有身。壽雖女子，亦能脫父命於虎口，皆環身

教之然也。人之行莫大於孝，孝有如環之父子，可使無聞哉？因具列之於篇。

張義婦傳

義婦張氏，濟南鄒平人。年十八，歸戍卒李午。午同從子零出戍七閩。未幾，午死。張獨事舅姑、父母，生養死葬無遺禮。復痛夫死數千里外，枯骨未知所歸，乃往臥冰上，呼天祝曰：「天乎，妾夫何罪？妾夫何罪！生既不見父母，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。使無妾即已，妾在，敢愛死乎？天若許妾取夫骨，雖寒甚，當得不死。」逾月竟不死。鄉人異之，為聞於縣，給過所遣之。至閩，零猶在。問夫葬地，則榛莽四塞，不可識。張哀慟幾絕。夫忽降於童，與張語生前事甚悉，且示骨在處。張如其言，發得之，持骨祝曰：「爾信妾夫耶？入口當融如冰雪，粘如膠。」已而果然。官義之，為上於大府，請復其家，使零護喪歸濟南。

金華宋濂曰：濂聞長老言，廬陵有趙應祥者，父行賈死利津亂，葬叢塚間。應祥求之，慟哭七日夜不得。乃解髮繫馬鞍上，祝曰：天若有知，行至父墓，鞍即墮。未幾鞍墮，發而視之，果父也，葬時所題名氏猶存。此與義婦之事頗類。傳曰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」，此之謂夫。

謝烈婦傳

謝烈婦芾，婺之金華人。年十三，適蘭溪吳履。奉尊長，處先後以禮。性勤而剛，事非義，毅然執弗行。鞠撫眾雛，紉箴補綴，常至夜分，雖血貫指不自寧。履貧而宦遊，家政雖蕭條，芾能弗墜。

戊戌春三月，西師破睦州，遊騎日壓境上。芾懼，急謂履曰：「妾聞西師鐵騎逾十萬數，出則塵埃蔽天，白日為黃。既得睦，必東窺婺，謂其不至者妄也。卿讀書號男子，宜察知之。妾衰瘦如鬼，旦暮禍及，決不能挈弱幼遠遁。曷若先買舟東下，為上計。否則，歸妾母家。母家南有池，即有急，以身喂魚鱉爾，誓不受汙以病君也。」履重於行，紿曰：「勿恐，有履在也。」冬十月二日丁卯，履出城南，芾復申前言，且促履曰：「宜急旋，稍緩噬臍無及矣。」履復答如初。越四日辛未，芾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絕，謂媵人曰：「事急矣！」候雞再號，裹糧挾季女以東，媵人負小兒從。明日壬申，力憊甚，芾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：「汝父不得復見矣，吾與汝死即死耳，身不可失也。」遂避入金華山中。媵人後，視芾不相及，棄小兒道上，亦泣去。已而遊兵四出，赤幟遍山澤，

東西作呼嘯聲，擄女婦無算。芾度不可免，力疾捫蘿而上，抱女投崖下死。履歸，求之浹日，始得屍。母與女相向，其貌如生時。

嗚呼，人極之所由建者，三綱也。使臣子之於君父，皆如芾之弗畔其夫，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哉！嗚呼，世之號士君子者，平居暇日，高自稱譽，無不曰我學周公、仲尼之道，苟指為婦人女子，則勃然怒去。一旦君父有難，輒或竄或伏，不翅狐兔，以婦人女子之弗如，抑又何說也？然自兵興以來，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，未有若芾之烈者也。烈固烈矣。夫豈樂死惡生者哉？誠以義塞於內，與其生而抱愧，寧若死而就安。推其所志，神明可通，金石可貫，衡嶽之層雲可開，非細故也。彝倫風教，於是所繫為甚重。濂故為文道其事。使濂言行，人心或不亡者，當自省矣。嗚呼，彼有家而奉箕帚者，孰非人婦，孰非人婦哉？讚曰：

戊戌之變，濂女弟祼，亦以秉節沈淵死，後烈婦特三十有六日爾。濂悲之，淚落弗止。聞有如祼者，必謹叩之，或歷其地以訪焉。間嘗過金華山中，問烈婦投崖處，悲風四集，林木怒立，猶凜凜有生氣。豈其貞魂烈魄，猶足以感人耶？烈婦雖死，其弗死矣夫！

鄭氏孝友傳

鄭綺，字宗文。白麟二十□世孫也。其先居滎陽，凝道遷歙，自牖遷睦，淮遷浦陽，今為浦陽感德鄉人。淮，綺之祖也。綺通《春秋穀梁》學，撰《合經論》數萬言，事父母孝。父照，以非罪繫獄，當入死。綺上疏郡守錢端禮，請以身代。端禮察之，白其誣。母張，病風攣。綺保持若嬰兒，袒適廁，必抱就之，三十年不懈。綺生閏，閏生運，運生政，政生德珪、德璋。至元中，仇家傾德璋以死罪，將械送揚州，德珪毅然代其行。德珪生文嗣。自綺至文嗣，凡同居六世，歷二百年，咸如綺在時。至大二年秋九月，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。縣上其事，廉訪使加審按焉，文達中書禮部，四年春二月，準式旌表門閭。文嗣生鑒，鑒生渭，渭生挺，皆善守，合數千指無異心者。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，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，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。從之。

初，文嗣既沒，德璋子大和司家事，嚴而有恩，雖家庭中，凜如公府。子弟稍有過，頒白者猶鞭之。每遇歲時，大和坐堂上，群從子皆盛衣冠，雁行立左序下，以次進拜跪。奉觴上壽畢，皆肅容拱手，自右趨出，足武相銜，無敢參差者。見者唶唶嗟慕，謂有三代遺風，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。名聞天下，自大丞相及台院諸公卿，多賦詩美其行。部使者武威餘闕行縣，以其孝友，七郡或莫之先，書「東浙第一家」以褒嘉之。皇太子在

青坊，聞其事而歎曰：「此國家之祥瑞也。」復親御翰墨，畀以「鳳麟」二大字。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為之讚，勒石以傳。

大和性正方，不奉浮屠、老子經像，冠昏喪祭，必稽朱熹《家禮》而行。子孫從化，孜孜孝謹，不識廛市嬉戲事。執親喪，哀戚甚，三年不御酒肉。食貨田賦之屬，各有所司，無敢私。凡出納，雖絲毛事，咸有文可覆。浹日則會，不公則監視發之。諸子晝趨功，入夜輒聚坐棣華軒中，溫溫語笑，至更餘始休。雖多列顯仕，或入侍經筵，出持使節，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。諸婦唯事女紅，不使豫家政。宗族里閭，以恩懷之，各有差。內外極嚴，輿台通傳，不敢越堂限。家畜兩馬，一出則一為之不食，人以為行義所感。有《家範》三卷傳於世。讚曰：

史氏之言，多有不足取信者。濂少時，嘗讀《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，謂白麟之後不傳，私竊信之。及觀司空圖《滎陽記》，則曰白麟生師慎，師慎生懷芬，懷芬生膂，膂生斌卿，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，庶生侍中徽，徽生大理卿鄘，鄘生幰，幰生給事中謨，謨生宣州觀察使回。又觀鄭燮生《遂安譜》，則曰回生弘，弘生垣，垣生倕，倕生子襲，子襲生扈，扈生宋歙縣令凝道，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，自牖生秘閣校理安仁，安仁生淮，淮生照，照生衝素處士綺，綺即傳之所書者也。其承傳次第，灼灼可信如此，惡睹其所謂「不傳」者哉！考徵不廣，而欲以一人之見聞，定百載之是非，難矣。

此傳作於至正初，已刻《浦陽人物記·孝友篇》中。近板毀於火，因重鈔於此，以勵民俗云。濂志。

吾衍傳

吾衍，字子行，杭人也。意氣簡傲，不為公侯屈色，常自比郭忠恕。居生花坊一小樓，客至，僮輒止之，通姓名使其登，乃登。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，衍從樓上呼曰：「此樓何敢當貴人登耶？願明日謁謝使節。」琰素重衍，笑而去。生徒從衍遊者，常數十百人。衍坐童子地上，使冠者分番下授之。時出小青涼傘，教之低昂作舞勢。或對賓遊談大噱，解發濡酒中為戲，群童皆肅容莫敢動。衍左目眇，又跛右足，一俯一仰，嫵媚可觀，宛有晉、宋間風致。畜兩錢如意，日持弄之。或倚樓吹洞簫數曲，超然如忘世者。性好譏侮文學士，獨推服仇遠，及胡之純、長孺兄弟，謂百年間所無有。

初，衍年四十未娶，買酒家女為妾。至大三年秋，或訟女嘗為己妻。官為逮女母，母死，

復逮母後夫。夫主衍家，會其偽券事覺，連及衍，衍固弗知也。邏卒辱衍，南出數百步，錄事張景亮識之，叱曰：「是不知情，何攝也？」即遣歸。或有訴衍丞相府，事下杭府治。臘月未盡二月甲子，衍持詩別仇遠竟去，不知所之。明年三月辛酉，衛天隱以六壬筭之，得疾子丑順流相，曰是骨朽淵泥久矣。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為詩，聞其死，哭甚哀，招衍魂葬之西湖上。

衍通聲音律呂之學，善效李賀詩。工隸書，尤精於小篆，其志不止秦、唐二李間。宛邱趙期頤以書名世，得之衍者為多。其所著書，有《尚書要略》《聽玄造化集》《九歌譜》《十二月樂辭譜》《重正卦氣》《楚史檮杌》《晉文春秋》《道書授神契》《說文續解》《石鼓咀楚文音釋》、《閑中編》《竹素山房詩》，世多傳。

為說者曰：衍之才高矣，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，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？今所學僅若是，固可尚也，亦可悲也。雖然，衍亦奇士也夫！

余左丞傳

余闕，字廷心，一字天心，唐兀氏，世居武威。父沙剌藏卜官合肥，遂為合肥人。母尹氏，夢異人生闕。闕生而髮盡白。家貧，年十三始能就學。嗜欲甚淺，不知有肉味，惟甘六藝學若飴，嗜之不厭，歲環攻之。與河南張恒遊，恒臨川吳澄弟子，善談名理，闕之學因絕出四方。

擢元統癸酉進士第，授同知泗州事。泗瀕淮，民豪弗馴。令蝕人土田官籍之，多以誣去。闕繩尤暴者數十，不敢嘩。廖甲與舒乙競田，廖焚舒廬舍，舒婦偶母子同死，遂置灰燼中誣之。闕為白其事。泗無麥，民以乏，故事弗聞。闕上之中書，定為令，凡無麥者減賦代還。長老爭進金為壽，闕謝去。後闕往桐城，道逢故民，皆羅拜馬首，相隨信宿而別。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，轉中書刑部主事。三月之間，疏滌冤滯獄五百。上官忌其才，議浸不合。闕上宰相書言狀，又不報，投袂而歸。居亡何，復召修遼、宋、金三史。拜監察御史。上疏言，守令最近民，欲萬國治，責守令；反是政龐，宜用殿最法，力行之便。上從之。藩王府諸校白晝奪金道上，勢如狼。闕鞭遣六十人。上思治切，議遣奉使巡察郡國。闕言奉使恒無狀，所至處食飲供張，如事至尊，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，宜亟罷之。闕後補外，會奉使者亦至，執闕臂曰：「誠如君言。」知闕忠亮，不怨。

闕在位知無不言，言峭直無忌。人勸闕少辟禍，闕曰：「吾縱惛，豈不知批逆鱗為危？

委身事君，身雖殺，弗悔也。」改中書禮部員外郎，闕議復古禮樂，其言精鑿有徵，聞者斥為迂闊，弗用。安西郭氏女，受聘未行，會夫卒，郭自縊死。有司請旌其門。闕以過於中庸，不可以訓，格不下。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。廣西多峻山，負粟輸官者厄於道險，費常倍，闕命以為帛代輸。右丞沙班怙權自用，多錄其私人，闕每抗辭沮之。會莫徭蠻反，當帥師，又止不行，無敢讓之者。闕揚言於庭曰：「右丞當往。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，不思執弓劍討賊，乃欲自逸耶？右丞當往！」沙班曰：「郎中語固是，如芻餉不足何？」闕曰：「右丞第往，此不難致也。」闕下令趣之，三日皆集。右丞行。章宣慰伯顏以婆律香贊闕，闕覺重，辟之，香中果胎黃金。章歎曰：「余贊達官多矣，潔如冰壺，唯余公一人。」

復以集賢經歷召入，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。遷翰林待制，出僉浙東道廉訪使事。發奸摘伏，聰察若神。州縣聞闕至，貪墨吏多解印綬去。婺定賦無藝，役小大各違度。闕遴官履畝實之，徭賦平。衢士無養，以沒入田分隸學官。郡長燕隻吉台肆毒殘衢民，民重足立。闕鞫治之，獄上行御史臺，台臣與其有連，反以事劾闕。闕歸青陽山，已而丁尹氏憂。闕日夜悲號，有甘露降於墓，君子以為孝感。

至正壬辰，天下兵動，平章政事晃忽兒不花，方統戎淮南，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，分治安慶。安慶距城皆盜柵，人爭謂不可往。闕毅然請行。從間道入，推赤心待人，罷其苛賦，轉粟以哺餓夫，八社民翕然歸。闕知民可用，乃帥之破雙港寨。寨甚固，小路若發。闕被甲荷戟直前，賊空寨出鬥，殺傷相當。至日昃，賊殊死戰，闕不勝，退。復收散卒誓曰：「死則死此爾，何生為？」一鼓而進，大破之。諸寨畏威，次第降。闕益繕城浚濠，礪矛戈，分屯耕郊外田。民懼不能者，遣軍士護之耕，賊來輒與戰。一日，賊四合，旌旗蔽野，鼓噪之聲震天地。闕縱梟騎數十，大喊而出，賊勢披靡。遣兵擊之，斬首數千級。當是時，淮東西皆陷，獨安慶巋然存。賊來戰，又數敗。賊銜之，偽作尺牘，通城中諸大姓，約期日反，冀闕捕戮之。闕曰：「我民安有是？」命悉焚去。賊計窮，復令闕故人衡鼎許大明，以甘言說降。闕命牽出，以鐵椎擊碎齒頰，懸其皮東門。灊山有虎傷人，闕造文檄山神，使驅虎。虎出境不害。功上，朝廷俾為真，升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，賜以上尊及黃金束帶。江西諸官軍，動號數萬，掠玉帛，殺嬰兒置戟上以戲，沿江州郡患苦之，獨不敢近城下。即近，出師搗退之。或服其義，至有來歸充將校者。溪河兵屯潯陽，命使者帥壯士百輩，腰刀直入，脅主供億。闕叱左右收縛付獄，且上疏言：「貓獠素不被王化，其人與禽獸等，不宜使入中國，他日為禍將不細。」後竟如闕言。

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，尋改右丞，賜二品服。闕益自奮，誓以死報國。立旌忠祠以厲將佐，時集祠下，大聲謂曰：「男兒生則為韋孝寬，死則為張巡、許遠，不可為不義屈。」意氣慷慨甚。丁酉冬，賊大集諸部圍城，戰艦蔽江而下。樵餉路絕，兵出數失利。戊戌正月七日城陷，闕猶帥眾血戰，身中三矢。賊呼曰：「余將軍何在？吾將官之，有生致者予百金。」闕戟手罵曰：「余恨不得嚼碎汝肉，吐喂烏鳶，寧復受汝官耶？」賊怒，舉長槍欲刺闕。闕遂自剄沈水死，年五十六。其妻耶卜氏聞之，亦率其子得臣、女福章赴水死。諸將卒慟曰：「余將軍不負國，我等可負余將軍耶？」從而死者千餘人。朝廷知其忠，贈闕榮祿大夫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謚曰忠湣，追封夏國公。闕為人剛簡有智，無職不宜為，為即有赫赫名。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。每解政，開門授徒，蕭然如寒士。《五經》悉為之傳注，多新意。詩文篆隸，皆精致可傳。讚曰：

於戲，闕其人豪也哉！獨守孤城逾六年，小大二百餘戰，戰必勝。其所用者，不過民間兵數千，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，直激之以忠義，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。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，而其忠精之氣，炯炯上貫霄漢，必燦為列星，流為風霆，散為卿雲，凝為瑞露。闕雖死，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。然而闕死於君，而能使妻死於夫，子死於父，忠孝貞節，萃於一門，較之晉卞壼家，又似過之矣。於戲，闕果人豪也哉！余來江左，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，多至泣下。因想見戰守處，江流有聲，而斷雲落日，淒迷於莽蒼間，猶足以動人悲思。因掇其行事成傳，以示為人臣者。

濂既作余廷心傳，又見其門人汪河。言當廷心死時，其妾滿堂，生一子甫晬，棄水濱。有偽萬戶杜某呼曰：「此必余參政子，是種也良，不可殺。」竟捐所鈔諸物，懷子以去，今三歲矣。人或戲子曰：「汝父何在？」子橫指拂喉曰：「如此矣。」此一事也。池州判官李宗可，蘄人也。李嘗文身，又號為「花李」，善槊，視賊欲吞。廷心兄，嘗以女歸之。及來舒，命權義兵萬戶，統新軍守水寨，前後多戰功。賊來破城，李橫槊入賊中，殺死甚眾。聞廷心死，馳馬還家，聚妻孥謂曰：「余相公死國，吾亦義不屈。汝等毋不死，為人所魚肉。」拔劍無大小盡殺之。出，解甲據胡床中坐，取酒飲至醉，復衣甲自刎死。此一事也。嗚呼，仁者宜有後，而義烈之士，聲光可流於無窮。濂雖不文，唯恐其失墜也，故復附著於篇。

哀志士辭

奇俊之士，無世不生。特時人弗識之，或識之而弗能用，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。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，事業不白於後世，予竊悲之。庚寅之夏，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，自

辛願而下凡五人，見其氣節剛方，言論磊落，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。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，終非齷齪陳腐、懨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。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，因掇其大略，隸於各人之下，又從而哀之以辭。

辛願

辛願敬之，福昌人。年二十五，始知讀書。音義有不通者，搜訪百至，必通而後已。由是博極群書，且善於文辭，尤以是非黑白自任。每讀人詩，必為探源委，發凡例，解絡脈，審音節，辨清濁，權輕重。片善不掩，微咎必指，如老吏斷獄，文峻網密，絲毛不相貸。雖貽人怒罵，不恤也。性疏宕，不修威儀。貴人延客，願麻衣草屨，足脛赤露，坦然於其間，劇談豪飲，旁若無人。家甚貧，眾雛嗷嗷，張口待哺。素負高氣，又不能從俗俯仰，其枯槁憔悴，流離頓踣，一假詩以鳴。雖百沮之餘，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。元光初，李獻能、元好問在孟津，願往見之。獻能為設美饌，願放策歎曰：「平生飽食有數，每見吾二弟，必得嘉食，明日道路中，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。會有一日，辛老子僵仆柳泉、韓城之間，以天地為棺槨，日月為含襚，狐狸亦可，螻蟻亦可耳。」聞者悲之。辭曰：

天生爾才，胡不汝騁。麻衣如墨，下不掩脛。

下不掩脛，不過寒我。我食無所，我生其可。

水豈無藻，山豈無薇。苟非吾有，我敢采之。

市魁屠伯，彼豈無食。我腹雖虛，我腰肯折。

抱節而終，我則奚憾。烏鳶螻蟻，上下何辨。

爾貧固甚，爾守則多。不義而富，其如爾何？

李汾

李汾，字長源，平晉人。曠達不羈，好以奇節自許。避亂入關，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。元光末，用薦書得從事史館。從事職名謂之書寫，特抄書小史耳。汾素高亢，不肯

屈世。乃今以鬥食故，人以府史畜之，殊不自聊。館中諸人，又多新進小生，史家凡例，或未能盡知，就其所長，有不滿汾一笑。故刊修之際，汾在傍則蓄縮慘沮，握筆不能下。汾正襟危坐，誦左丘明、司馬遷文或數百言，音吐甚洪暢。誦畢，顧四坐曰：「看秉筆！」諸人積不平，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，證左相半，逾年不能決。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，和解之。尋入關，驅馬來京師，日以馬價佐歡。道逢怨家，則盡地大數而去。會恒山公武仙在鄧，汾往說之，署行尚書省講議官。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，懼汾言論，遂害之。汾孝友廉介，過人者甚多，寧寒餓而死，終不作寒乞聲向人。又善為詩，清壯磊落，有幽、并豪俠慷慨之氣，人以是稱焉。辭曰：

奎星光光，今何其昏。大河東流，遑恤無人。

金匱石室，藏我冊書。豈伊群兒，所堪穢之。

我言弗信，弗信從汝。丘明雖鬼，其文不死。

既不我嘉，覆謂我僭。我視我觚，有淚如霰。

黃霧四塞，黑白誰分。彩鳳無華，山狸有文。

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。自古莫不然，爾又何傷。

劉昂霄

劉昂霄，字景玄，一字季房，陵川人。聰敏絕人，或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者，令讀之，一過目無脫遺者。故其學無所不窺，《六經》百氏外，世譜、官制，與兵家成敗為最詳。為人細瘦，似不能勝衣。好橫策兀坐，掉頭吟諷。幅巾奮袖，談辭如雲，四筵聳聽，噤不得語。遇其飲酒，眼花耳熱後，其鋒愈不可當。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，餘子不論也。嘗用門資，敘調慶陽軍器庫使，不就。諸公方薦試宏辭，未幾卒。辭曰：

陋儒拘拘，以簡為常。目視環堵，不知有四方。

狂瀾既倒，誰復回之。氣蓋一世，獨爾能之。

上自黃虞，下迨五季。一隙必燭，何有幽邃。

或觸其機，談辭如雲。誰非男子，有舌無聲。

我豈誇多，我豈鬥靡。一物不知，吾儒所恥。

獨立千古，上溯寥絕。爾身雖窮，爾名豈滅。

雷淵

雷淵，字希顏，別字季默，渾源人。崇慶二年進士，授涇州錄事，不赴。改東平府錄事，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。東平，河朔重兵處也，驕將悍卒不可制。淵出入軍中，偃然不為屈。不數月，家有淵畫像，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。調徐州觀察判官，召為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。轉應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誥，兼史院編修官。拜監察御史，巡行河南，榜掠贓吏，風采凜凜。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，時以藥毒民家牛馬，以小直脅取之。淵捕得，數以前後罪，杖殺之。老幼聚觀，交口稱快，然亦坐是失官。尋用宰相侯莘卿薦，除太學博士，再遷應奉，終於翰林修撰，累官大中大夫。先是正大間，北兵突入倒回谷，勢甚張。平章芮公逆擊之，突騎退走，填壓谷溪中不可勝算。諸將議不定，釋之勿追。淵請急殲之，主兵者不能用。後聞北兵狼狽而西，馬多不暇入御，始悔不從淵言。淵學甚博，文甚奇。為人軀幹雄偉，髯張口哆，顏渥丹，眼如望洋。遇不平，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，或嚼齒大罵不休。雖痛自摧折，卒亦不能變也。食兼三四人，飲至數斗不亂。生平慕孔融、田疇、陳元龍之為人，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，在淵仍為餘事耳。淵之友高廷玉、李純甫，亦以奇節自負，人號之為「三傑」云。辭曰：

爾心之勁，爾氣之剛。嫉惡如仇，不問暴強。

將指出巡，面冷如鐵。霜簡所加，邪蒿即折。

才豈止斯，兵算又長。眼見千里，孰曰不明。

志不獲伸，多士短氣。其書徒存，九原能起。

埃風四來，式脂式韋。有髯如戟，妾婦之為。

我俗之昏，誰復繼君。茫茫九州，敢謂無人。

雷琯

雷琯，字伯威，坊州人。志英邁，博學能文。以薦書從事史館，調入作司使。初，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，以高蹇得罪。琯往送之信陵，攜酒酹魏公子墳，握手痛飲。後去客陽夏，以鞭擊酒壺，作楚聲歌。自言去國十年，甲兵滿天地，短衣匹馬，來自西北，將起楚、漢間奇才劍客與遊，而不可得。當是時，金已遷汴，大河以北，東盡山東，西抵關輔，大軍長驅，徙少壯數百人，殺之居庸關外。自黃河、洛陽、三門、析津，至丕之源雀鎮，凡二千餘里。潼關一帶，西南邊山，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。各分地界，統以總帥，夜則傳令坐守，冬則燃草敲冰。兼以關輔大饑，秦民死者相枕藉。琯皆悲之，作《商歌》十章寫其情，曰：「秦，予父母國也，而一至此乎！」竟淚下不能食。乃出奇策白宰相，宰相不能聽。琯去，不知所之。辭曰：

北風泱泱，海水為竭。俯窺神京，不隔一發。

舉鞭擊壺，歌聲愈苦。來自西北，短衣匹馬。

我淚既盡，以血繼之。天門九重，曾莫聞知。

孰秉國鈞，我將自薦。反謂我狂，斥去如箭。

商顏有芝，燁燁蔌蔌。可以葆神，可以樂饑。

長往不返，誰甘幽深。赤日在天，廉我明心。

孤憤辭

中州人士，有無罪而被廢斥者。識與不識咸冤之。濂因本其志，為著《孤憤》之辭，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，其或知所懼也。辭曰：

哀予生之匪淑兮，耿鬱紆其誰語？恐此心之難白兮，假微詞以自吐。曩有志乎學古兮，

指前修以作則。非秋蘭奚敢紉兮，非申椒吾焉食。仗所履之正直兮，謂無施而不可。悲世塗之嶮巇兮，曾獨中茲危禍。胡萋斐之小文兮，竟成之於貝錦。剛指方以為圓兮，揆人情為已甚。伊翩翩之公子兮，余素得而友之。握手以示肺肝兮，若斷金而弗疑。何中心之多變兮，一旋踵而弗予識。既擠予於坑阱兮，復彎弓而下石。汝面目之無怍兮，曾何謀之弗深。縱禍予其曷傷兮，吾懼戕汝之良心。睹日月之光昭兮，聞雷霆之隱耽。予固不足畏兮，汝寧不畏於天？天道微而難索兮，斯焉足以責汝。彼黃鳥之嚶嚶兮，猶求友而弗止。將七尺之美軀兮，乃一禽之不如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，又為汝而歔欷。嗟受命之蹇仳 產兮，豈獨汝之為尤。蛟龍鬥於深淵兮，寧無損於鰍鰷。汝雖不我陷兮，予安往而逃囚？唯飲泣而無所訴兮，傷予罪之不當。蒼天之至明兮，獨不鑒我之幽枉（葉，於良切）！皎皎之白璧兮，僉訾其為燕石也。纖纖之素縞兮，反謂其如玄漆也。欲力詆以深文兮，其奚患於無辭。咎繇之不吾出兮，眼有淚而誰知。誓剖心以自明兮，念父母之所遺。苟雉經於溝瀆兮，慮君子之見嗤。夜漫漫而不旦兮，悲風颯其四來。秋蟲響於空階兮，似助予之悲哀。六合之至廣兮，寘一身而無所。魂恍恍若有忘兮，雖生存而如死。昔公冶之所遭兮，夫何有於不仁。在縲紲而非罪兮，亦魯叟之所稱。果自反而弗疚兮，縱遇辱其如榮。浮雲過而日潔兮，春冰釋而水清。外累不足以為懼兮，懼吾德之未明。意欣欣以超絕兮，振冠纓而起行。取瑤琴以彈之兮，有和衍之新聲。樂天命以自度兮，究年歲而不再更。

陳子章哀辭

嗚呼，吾子章竟止於斯耶！始予遊學諸暨之白湖，而子章實來，予因獲與子章交。當是時，四方來者類多紈綺之子，喜眩文繡以自媚，不爭悅趨之。獨予之貧，短衣才能至骭，冷處前廡下，四壁蕭然，誰復見顧者。惟子章與予燈影相望，而讀書之聲相接也。予時學未聞道，心頗不能平。子章嘗慷慨厲予曰：「子量隘矣，是焉足以汙子哉？」子章好使氣，人稍加昵，白眼視之，至其去乃已。予因用子章厲予者厲之，子章矍然謝曰：「是善教我。」子章自是與予居，至歡也。予既還金華，子章亦去。越二年，予再見子章於烏傷。更相勞苦，子章握手顧予曰：「子之貧尚爾耶？子但力學，天殆不能貧子也。」予觀子章貌加壯，其厲予一如諸暨時。未幾，予復西還金華。又二年，予束書寓浦陽。子章聞之喜，以書來曰：「予昔在諸暨，與子居僅四月而別。在烏傷，未十日而別。今子來浦陽，浦陽予父母邦也。予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。」予亦喜，當與子章時相見也。又三年，子章未嘗一來。予竊怪之，因詢子章所嘗往來者，具道子章病咯血，氣厭厭不振。予謂是疾勢雖迫人，得良醫可已，未始為吾子章憂。又四年，子章竟死。嗚呼，吾子章竟止於斯耶！

予之交友固多矣，如子章者寧幾人哉！積十二年之久，僅能再見之。蓋以子章春秋始壯，予雖少長，亦不過二三年，其與子章遊未晚也，豈知子章遽先予而棄去乎！予蚤知子章若是，又敢憂百里之遠，不與子章周旋乎！子章已矣，孰能相予之善，孰能指予之疵哉？予雖欲不哀子章，不可得已。因從而著其辭。子章諱璋，姓陳氏，子章字也，浦陽人。辭曰：

已乎子章！天賦爾材而鍾爾精，宜乎輝赫其聲光，振拔其華英，不秩登於百石，亦名薦於九卿。奈之何單襦短褐，不知圭組之貴。藜羹糗飯，莫沾鼎洊之榮。雖足鋋乎敝屣，神憊乎篝燈，竟不少用，而遂潛輝韜跡於泉扃。則吾子章，何如勿生！已乎子章，白楊萋萋，宿草莽莽。悲泉咽而不流，寒雲鬱而欲聚。以吾子章之才之淑，而遽下制於一抔之土，寧不使予撫遺文而增嘅，想音容而惻楚也耶！嗚呼唏矣！

王季楚哀辭

王仲淮季楚，越人也。其父艮，嘗檢校江浙行中書，政成，謁選京師。時季楚年方二十餘，請從行。既至，有多季楚才者，薦其名遼陽行中書，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。未幾以病卒。檢校君哭之甚哀，既請國子監丞陳公旅撰銘揭墓上，復謂其甥方泗曰：「予深哀仲淮，既不能壽，而又客死。其二子，基始八歲，塾始一歲，僳然也。仲淮有知，其能瞑目乎？聞汝交友多能文，盍求辭以哀仲淮且慰我？」泗來為濂言，濂竊悲之。初，濂見季楚於泗家，眉目秀整，每言輒牽引史傳，幾若貫通者，濂方意其必進用於時。今若是，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長而不知止者，果何如耶？辭曰：

冥冥玄化，孰屍其權？胡予其才，而不予其年？嗚呼！

思美人辭

吾鄉呂成公，實接中原文獻之傳。公歿始餘百年，而其學殆絕，濂竊病之。然公之所學，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，欲學孔子，當必自公始。此生乎公之鄉者，所宜深省也。嗟夫，公骨雖朽，公所著之書猶存。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，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？聞而知之，蓋必有其人矣。托物引類，作《思美人辭》。辭曰：

惟美人之愔嫕兮，賦誇質於自然。修蛾規而凝黛兮，曼目轉以成諈。妥鬢髮而如雲兮，

靨輔巧以承權。纖腰秀頸若鮮卑兮，容都曼而體便娟。寶璐縈而右繞兮，桂徽婧以半偏。懸明月以綴佩兮，錯木難而傅冠。向瑤台而微步兮，意儃靜以貞閑。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，復容與乎江干。勢翩翩其翻舉兮，若遊龍之在淵。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，遂淩厲乎高寒。馮道紀以為御兮，煉天和而為飧。徑驅馭於陽陰兮，時上下乎星辰。欸予生之何晚兮，不一覿於芳儀。念誇嫭之鮮雙兮，溯回飆而曾思。欲愁悴而委惰兮，氣淔沸以如炊。道苟可以謇之兮，視萬里猶門墀。登嶇嶔而騁望兮，正晨旭之蒼涼。氣暧豁而闓朗兮，莽山川之縱橫。樹輪盤糾而柴鷙兮，颼草藿靡以相望。豐狐思群而永嗥兮，文沄慕類以徐翔。企精爽之不徠兮，空雲龍之將將。蹇侂傺而望兮，耀靈曾其西藏。降崇丘而臨曠野兮，循故轍以東歸。向闌楯而徙倚兮，境外嬰而愁內滋。新蟾皎以出天兮，想纖美之曲眉。繁星爛而成文兮，懷繡帔之陸離。蒼灝廓落而無滓兮，思玉體之弗緇。拂蘭袖而起步兮，復經緯乎空庭。苦鴻雁之靡靡兮，厭羽蟲之蕘蕘。撼戶以悲惻兮，惕瞀容而弗自勝。轉曲牖而入堂壇兮，牉獨坐對乎華鐙。鐙影搖曳如鳥旆兮，象中心之靡寧。寒厓猉狺而競吠兮，耳恍聞於跫音。疾倒屣以啟關兮，飆鬥葉於枯岑。縹綿綿而莫抒兮，托幽寄於瑤琴。琴聲咽而思深兮，類孤鶴之鳴陰。更寂寞以將闌兮，鬥杓旋而向東。舒枕衾而就榻兮，期夢寐以潛通。精氣注以弗釋兮，橋有物而衡中。息纚纚以方微兮，魂翕翕而上徵。造旬始而謁太儀兮，群靈繽其若叢。氛旄溶以隨焱兮，鳳洿沛而嬰空。馭象車而秉虯節兮，鞭列缺以斥豐隆。豹虪熊幡聿皇以奮兮，樛流紆譎鬱以相蒙。左　右衛動以繃冀兮，倏胂倩浰雲溶而雷舂。回穴幡纚汩以卉歙兮，吸嘆瀟率藹以蒙鴻。穆眇眇以前邁兮，翩衯衯而弗止。莽冥冥以無垠兮，勢皇皇而迤靡。超氛埃而淑郵兮，竟按轡乎朱陵。長麗舉噣以向日兮，有赫戲之華文。揚芒熛以上焱兮，粲重離之丹門。炫赤玉之寶章兮，列八龍之威神。東趨於蒼極兮，青雕紛其並迎。群神丹尉以方饗兮，奏靈和之鳳笙。四酎芬而凍飲兮，暈玉色而帶紵。揖素威以升皓宮兮，盼四極之浮浮。蓐收顧餘而破顏兮，錫鏤瓊之華鉤。謂貞白以眉守兮，合左契於伊、周。折寒門而燭玄冥兮，朔紘颯以吹裘。有夫元巾而擐甲兮，握靈蛇以為驅。重陰沍而未啟兮，肅元氛之幽幽。四方非不可居兮，悵所思之莫餘睹。馳兩轂如飛丸兮，又滔滔而遐逝。靈氛告餘以吉故兮，子何為兮獨愁。若彼中天之有居兮，隔人世之風雨。吾將導子之一至兮，庶弗愆於恒素。怊忽荒以從之兮，駕剛飆以徑度。曾光炎之炘炘兮，纚鬱決而不可正視。雕甍彤楹屹以上起兮，瀏濫宏惝雲譎而波詭。連卷欐佹杳以軋芴兮，崴魁幼眇矗以高峙。中洞房之汹穆兮，乃美人之攸居。使曼姬為予通訊兮，儼再拜乎堂垂。曾朱扉之洞開兮，移玉趾之委蛇。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，光照耀乎東西。吐芳辭以若蘭兮，意勤勤而告余。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，毋染爾穢兮昧厥施。紉藥襦兮曳菎旆，結蕙簹兮張椒幃。勺桂漿兮咽蓀糵，索胡繩兮畦揭車。集眾芳以遠蒸兮，羌鬱鬱而斐斐。余俯首而敬聽兮，書韘紳以自規。海色動而報曙兮，陶去幽而開寤。雖嘉辭之盈耳兮，邈若人其何處。遂

捫膺以沈思兮，獨處而繚戾也。誠因言以會心兮，將神交於千載也。亙天地而無初終兮，惟我民之秉彝。道宏敷於上下兮，必有人而繫之。往者固不可作兮，幸方冊之昭如。日參驗於厥躬兮，若面命而耳提。跛鱉之蹣跚兮，固難齊於六驥。能孳孳而弗怠兮，亦千里之可至。余雖質濶而力單兮，敢不沾沾而奮厲。帶鉤矩而佩衡兮，撤蔀蒙而祛蔚。期有形以必踐兮，始俯仰而無愧。縱不得美人以與之遊兮，又何異同功而並世。

予既為此辭，嘗錄一通寄王賢良，賢良蓋有志同予學呂者。書以識之，庸俟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。

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

至正元年春，東湖先生年過九十，貌加臞而神益腴。一旦，合賢士大夫於庭，先生被古冠衣出，肅賓升堂已，復揖賓咸東向坐，顧外孫楊恒執豆籩，乃從容舉觶而揚言曰：「老夫耄矣，其去人間世不遠矣。私自念，陰陽之運，相摩相蕩，而人實藉是以成形。有生者必有死，暫聚者必終散。嘗昧昧思之，上自頭顱齒髮，下自肩髀腰膂，不知何者為可藉，何者為可恒，乃欲長生閱世而不死乎？予每讀古書，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，或提三尺劍，擁百萬兵，喑噁叱吒，而江水為之起湧。或掉三寸舌，高軒結駟，遊騁於諸侯之間，亦足以懾強而下敵。若而人，其材略雄矣，其精魄勁矣，吾將求而與之遊，則已蕩為飄氛而無所詰矣。嗚呼，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，皆可悲也。是以榮啟期、林類之徒有見乎此，或被索鼓琴，或行畦拾穗，雖至老死，不以戚戚少嬰其心。予竊慕之。嘗聞古有《虞嬪》之章，蓋群歌以挽櫬於塗。與其施諸死後之鬼，孰若予親見之？賢士大夫若不予棄，宜賦詩以挽予。予當乘安車而出，使善音者道予而歌，予且擊輪為節以應之，是未必遽滅於秦淮海也。賢士大夫若從予言，願舉此觶，為賢士大夫壽。」眾皆曰：「然。」

先生既行觶已，又舉觶言曰：「賢士大夫固挽我矣，予又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，或閔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，作辭以招之，其人初未嘗死也。予雖無放逐之憂，而其精神皆已敷竭，筋骸皆已罷憊，顧未死耳。幸未死，有能辭以招我，庶幾翩然自適，與夫既死而有靈，亦御雲龍而一下聽之，又未必不然而笑也。此非屬吾景濂而誰為？願舉此觶，為吾景濂壽。」濂又曰：「然。」

於是賢士大夫執觶以酢先生，且各撰歌詩一章以進。濂因制為招魂辭云。先生名宗，字德載，姓方氏，越之暨陽人。其行事大略，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。辭曰：

魂兮歸徠，毋遠徵些。上下八極，皆蒙冥些。華山如雲，倚空青些。下有芝房，炳明靈些。白間綺疏，紫檀扃些。銅龍承樞，吐赤瑛些。繡帷高褰，耀輜軿些。綠蛇衛轂，若流星些。淳熬熊胹，溢鼎郃些。狼臅凝膏，如玉晶些。九霞玄冠，五彩綖些。麟衫麑裘，光熒熒些。珩璜合節，鏘瓏玲些。離灑巢和，一齊鳴些。折踾飄，發繁聲些。趙舞激風，肖霓旍些。秦歌嫚回，折懸瓔些。室中百具，無一不精些。中天化居，能及此清寧些。魂兮歸徠，不越故庭些。

鄭仲昭字辭

《詩》云：「倬彼雲漢，昭回於天。」說者謂雲漢天河也，夜晴則天河明，其光隨天而轉也。雲漢然矣，揆於心之靈明，其有弗同者乎？予友浦汭鄭君，以漢為名，內翰柳先生字之曰仲昭。間來徵予言。予聞制字必有祝，於是稽諸《詩》義，而補之以辭。辭曰：

五禮攸建，冠為之先。備物祗事，無一或愆。筮期宿賓，列器布筵。弁間皮爵，裳錯黃元。組纓屬缺，韎韐用延。尊有禁，柶觶斯甄。離肺充鼎，幹胁實籩。嘉爵既祭，工祝乃前。

造字命辭，厥義則宣。維天有漢，灝氣成川。衝角奠軫，貫乎宿纏。夜翳既斂，若練在縣。隨時運行，素色連娟。徵諸人心，同此鮮。森列萬象，遍燭八埏。出王遊衍，與天周還。

有美鄭君，世胄蟬聯。十世同煬，義聞四傳。君實纘之，僉曰象賢。圖之回之，家政爾肩。泰之昭之，先緒愈綿。惟廉則礪，惟溫則瑄。處乎正中，有赫其平。漢名昭字，佩服允堅。

一理是循，顧諟匪偏。相彼先民，日夕乾乾。一事或悖，六鑿相挻。君宜自勖，弗懈益虔。器服有銘，在古則然。敢補祝辭，以代韋弦。

趙廣字辭

浦汭趙志道氏，衣冠之望族也。有子曰廣，來求予為之字。予謂「廣」之文，從廣從黃，廣則因廠為屋，象對刺高屋之形，而黃則諧聲也。許慎以「屋之大者」為廣，實有「容

受」之義焉。請以子容字之，何如？志道曰：「善矣。」乃為之辭曰：

人之險也，爾則廣之。人之拒也，爾則容之。惟廣惟容，吾將見爾德之豐。

諸暨孝婦楊方石表辭

嗚呼，是惟孝婦方氏之墓。夫孝未易稱，余獨歸之孝婦而不靳者，將以愧為人婦之不孝者也。孝婦姓方氏，諱迎，越之暨陽人。生二十七歲，歸同里楊君敬。敬有母何氏，孝婦左右就養，唯恐違其志。何病腑道澀，不能親御偃溷。孝婦浸之湯盆中，以指探出之。積歲之久，手文皆龜裂，而孝婦未嘗有倦色。昔人有為親浣廁窯者，史臣尚以為難，載之於策。矧孝婦之事，尤人所難者耶。人之所難者且若是，則孝婦其他之行，弗問而可知也。嗚呼，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？使如此而不得為孝，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為孝乎？

予自成童時，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，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。心雖未敢必其無，然歷三十餘年，卒不能一逢。嗚呼，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。暨陽距予金華僅二百里，予昔嘗兩至其處，而不知有孝婦，至今始得知之。嗚呼，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，夫豈少哉？特以不遇於君子，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。其弗聞者，予固無如之何，其幸而得聞者，可不大書，揭之崇阡，以愧人婦之不孝者耶！非為愧人婦也，抑將愧人子也。

孝婦性儉慈，頗知讀書，嘗鬻田教子。父德載，母張，皆宦族。年六十一，生二子：恒、慧。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，其葬於馬鞍山，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。

蔣季高哀辭

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，濂畏暑，被髮行青松間。忽有客自東陽來，曰：「蔣季高氏歿矣！」濂聞已，哭之哀。哭已，進客問狀，客曰：「前月戊辰，季高以事如縣中，己巳即有滯下之疾，晝夜之行餘百。久之，熱發體中如火。其兄伯康懼，亟呼醫視之。醫至，脈已絕矣。自己巳至今月甲戌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。」濂聞已，復哭之哀。乃尤天曰：嗚呼悲乎，不知何繇而夭吾季高乎？使季高其行負天地、愧神明，夭之可也。季高恂恂儒者，非其道弗言也，非其道弗為也。言其事親則孝而恭，處伯仲則穆而和，交朋友則信而貞，遇族姻則惇而莊，接閭黨則惠而慈，求其致夭之繇，無有也。今季高何為乃遘爾乎？豈高高在上，果不可必乎？抑其視夢夢，不能別善惡乎？所謂天道常與善人，其尚足徵乎？嗚呼悲乎？

初，濂年二十餘，頗嗜學，聞文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，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，徒步往，從之遊。先生所主，蓋蔣君子晦家。子晦，季高父也，濂因獲交季高父子間。時季高尚未冠，即能執經問難，進退雍容，肌肉若玉雪可愛。歲幾何，既哭其父，今又哭季高焉，則夫人世如傳舍者，可不信乎！嗚呼悲乎！

季高篤意於學，方先生既歿，復負笈師事侍講黃公。會濂亦執灑掃之役於公門，與季高交益密。季高日出所為文，皆雅馴可傳誦，濂甚敬之。每一會繡湖上，輒握手吐肺肝。間酒酣氣豪，競出慷慨背俗語。季高喜，益與濂親。季高善辨說，衮衮數千言不休，濂不能屈，每務力勝之，於是各大笑而止。且曰：「良會不可數，一嘻笑，一怒罵，皆別後之相思。」當時出此言，亦以為常，豈知別後之相思者，乃為死後之相哀乎？心雖如鐵石，其不為季高一酸辛乎！嗚呼悲乎！

去年之春，季高有書來曰：「東西二峴山，無君足跡十年矣，縱不為吾行，其可貽山靈之所笑乎？」濂方閉戶著書，跬步弗妄出，不及如季高言。濂所居實浦汭青蘿山，山中林樾蒼潤，孤猿野鶴，見人了無驚猜意，而梅花泉又極可飲。濂自念，雖不能為季高往，季高清俊士，折簡招之，或可一來，當共飲水哦詩，或投壺白雲間，亦一樂也。豈知季高遽棄濂而長逝乎？峴山之蒼翠固在眼，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！雖欲重登，顧後瞻前而季高不見，又寧不為之感慨乎？嗚呼悲乎！

季高之太夫人年逾八十，母夫人發亦種種，而三子方累累在疚，長者僅七齡，幼者尚居乳哺中，惸然可念。季高之死，兩目能遽瞑乎？嗚呼悲乎！季高已矣，濂將摭季高群行，為書以信後世。適有故未及為，姑撰哀辭一通，焚之於墓，以寫中心之悲。季高其能有知乎？抑無知乎？岱嶽可移，瀛海可填，濂之哀吾季高者，尚何時而已乎？嗚呼悲乎！嗚呼悲乎！

季高諱允叔，季高其字也，卒時年二十九云。辭曰：

有木蕤蕤兮，嗚呼！將罔其施兮，嗚呼！霜雪何為兮，嗚呼！竟從而折之兮，嗚呼！天者不可知兮，嗚呼！千載之悲兮，嗚呼！

贈醫師賈生序

（闕）